

同じ年に生まれて

音楽、文学が僕らをつくった

# 我们同年生

大江健三郎・小泽征尔对话录



同じ年に生まれて  
音楽、文學が僕らをつくった

## 我们同年生

大江健三郎・小泽征尔对话录

文匯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同年生. 大江健三郎, 小泽征尔对话录 / (日) 大江健三郎, (日) 小泽征尔著; 邹东来, 朱春雨译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0.8  
ISBN 978-7-80741-976-1

I. ①我... II. ①大... ②小... ③邹... ④朱... III. ①音乐—艺术  
评论—日本—现代 ②文学评论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J605.313 ②I313.0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41970 号

同じ年に生まれて 音楽、文學が僕らをつくった

2001 CHUOKORON SHINSHA, Inc.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AKAI AGENCY INC. through Bardoni-Chinese Media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by Wenhui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我们同年生

大江健三郎·小泽征尔对话录

作 者 / 大江健三郎 小泽征尔

译 者 / 邹东来 朱春雨

责任编辑 / 季 元

装帧设计 / 周夏萍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江苏常熟大宏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 × 1240 1/32

字 数 / 82 千

印 张 / 5.8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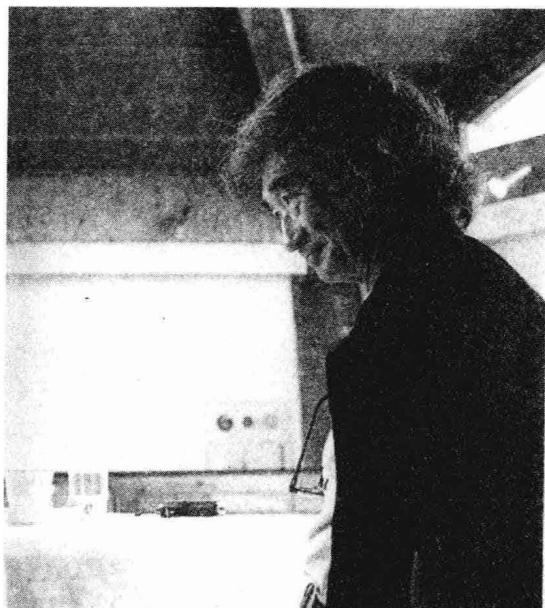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/ ISBN 978-7-80741-976-1

定 价 / 15.00 元



### 大江健三郎

1935年生于日本爱媛县。1957年，就读东京大学法语系期间，在大学校报上发表了《奇妙的工作》，自此开始了作家生涯。1958年，其作品《饲育》获芥川奖，1967年，《万延元年的足球》获谷崎润一郎奖，1973年和1982年，他的《洪水触及我灵魂》及《听〈雨树〉的女人们》分别获得野间文艺奖和读卖文学奖。1994年，大江继川端康成之后，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人。近年来的作品有长篇《空中旋转》和《交换》以及与夫人由佳里合著的《在〈自己的树〉下》等。



### 小泽征尔

1935年生于中国奉天（现为沈阳）。毕业于桐朋学园短期大学。师从已故的斋藤秀雄<sup>1</sup>先生。1959年，在法国贝桑松国际指挥家比赛中获得优胜奖。最初担任纽约爱乐的副指挥，之后历任多伦多交响乐团和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。从1973年开始，担任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，同时在柏林爱乐以及国立巴黎歌剧院担任客座指挥。每年一次在日本担当斋藤纪念管弦乐团的指挥。2002年秋，就任维也纳国立歌剧院音乐总监。

---

<sup>1</sup> 斋藤秀雄（1902-1974），日本著名大提琴演奏家、指挥家、音乐教育家。桐朋学园的创立者之一。

# 目次

|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|---|
| 译序 ..... | I |
|----------|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我们同年生——大江健三郎 ..... | 7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忆昔思今 ..... | II |
|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艺术支撑人类 ..... | 61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培养“新日本人” ..... | III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重温对话——小泽征尔 ..... | 175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 译序

一位是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现今仍笔耕不辍的文学家大江健三郎先生；一位是先后担任过多个著名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，活跃于全球乐坛的指挥家小泽征尔先生。两位享誉世界的大师在世纪之交开始了一段对话——文学与音乐的对话。其实，更确切地说，那是一段艺术与人生的对话，是同年出生、同年埋下梦的种子、并最终摘得硕果的两位多年好友为读者展开的一幅精彩画卷。

“传承”、“锤炼”、“沟通”、“阐释”……一个个醒目的字眼鲜活地撞入视线，带给人们扑面而来的惊喜与源源不断的感动。

开始于艰难，结果于辉煌，这是怎样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过程呢？在僻远的森林里，大江仰望星空，梦想见到一整个天蝎座的时候，文学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悄悄萌芽；而教堂里的圣歌、口琴和后来从亲戚那儿廉价购得的钢琴，为小泽开启了求索西洋音乐之路。自决心将艺术探究到底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是有梦的。文学因梦发芽、音乐因梦生长、成功因梦使然。

他们的记忆美不可言，而徜徉在记忆中的他们更加美不胜收。因为这个奋斗的过程本身，就是一幅再美丽不过的图景。禁不住感叹，失败的原因各不相同，而成功却总有相似之处。一边是“除了潜力什么也没有”的大江，一边是被告诫“音乐不能当饭吃”的小泽，他们几乎同时在走投无路的“饥饿感”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艺术，之间有着那么多惊人的相似。拼命三郎的禀赋，不放弃学习的心态，谦虚勤勉的作风，志在走向世界的胆识，还有特别是对人生一丝不苟的态度……这两位大家

身上，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实在很多。也正是由于一开始的“饥饿感”，用现在的话，可以说成“危机意识”吧，他们才不仅靠艺术生存于世，而且他们的人生因艺术的存在而熠熠生辉。时刻保持“饥饿感”，更成为他们人生的准则。

以上这些，是作为解释作家大江和音乐家小泽之间存在诸多共鸣的原因吧。

在拥有梦到实现梦的过程中，艺术渐渐融入艺术家的人生。对谈中，他们无处不显现出对恩师、对孩子、对故乡、对祖国，甚至对普天下那深切厚重的感情。无论是做智障的爱子与普通人之间的“中介”，还是做演奏家与作曲家的“中介”，我们都怎能否认，这普世之爱源于对事业的赤忱、对人生的严肃，和对艺术的热爱。因为有了艺术，生活才有了大喜大悲的激情，有了赤橙黄绿蓝的色彩，有了超越困难的动力和勇气。而美与力量，是艺术赋予生活的，也是生活赋予艺术的。艺术，本来就在人的本体之中呈现。

音乐与文学通过思想的交汇与碰撞，为我们开启了大师的视野。可以想见，无论是哪个时代、哪个国家，都呼唤着这样的大师：他可能才华横溢，可能技艺超群，可最为大放异彩的，还应是他智慧的光辉带来的人格魅力。对谈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，是生活与艺术融为一体的立体感，或者说，它让读者明白了生活本身就是一门至高无上的艺术。更深一步说，有了艺术的加入，生活才肯露出本来模样；丢掉了艺术的心态，人生也宛如一盘散沙，无从应对。反过来，人生不正也赋予艺术持久

不衰的生命力吗？从父辈到孩子，从老师到学生——代代传承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，也是对艺术的诉求形式。

也许对政治、思想和社会、教育，读者尽可以各抒己见，提出与本书不同的观点。可大江与小泽对文学和音乐的阐释确实是让人不可不信的真知灼见。大江如此说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艺术家的基本态度是耗时耗力、殚精竭虑地搞创作，作家是独自一人完成全部创作，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如果没有否定自我的勇气是万万不行的。”“每天就这样删删改改，这便是我的人生。‘锤炼’是我的人生。”小泽更是如数家珍，从最基本的谐音到复杂的交响乐，从挚友武满彻到世界范围内的近现代音乐家，他侃侃而谈，使人不知不觉中步入他的音乐世界，被他凝练的语言和精准的把握所牵引。小泽讲述的音乐是一种感觉，好似夕阳的火红和宽广使人沉醉，是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世界发源之始，是我们无论如何无法离开的根本所在。

跟着两位大师的思路走下去会发现，艺术的内部是相通的。用大江的话说，就是“存在一个‘统一体’连结着人类文化。音乐与这个整体相连，文学也与这个整体相连。”创作，无论作曲家、指挥家，抑或作家，都从细微处开始构建，到完成庞大的构想。曲谱，是一整部小说；笔端，是灵巧的指挥棒；作家，是善于“当场纠正”的指挥家；读者，是妙笔生花的作曲家；“音乐的文学”，需要好的指挥去翻译和阐释；优秀的小说，需要精彩绝伦的演奏家去认同并演绎。感动，源于他们本身的内涵和散发的气息。

除去艺术之外，个体的存在无疑是本书的又一大核心。需要强调的是，他们所指的个体，并不是一个完全脱离集体的个人，而是在集体当中发挥独特角色的个人，是昂首阔步、开放自立的个人。他们期望的，是让每一个人扮演个性的社会角色、担当起更多的社会责任、实现更多的社会价值。是让人不要固步自封于自我世界，而是开敞内心，与人交流，在交流中重新找寻自我。可以说，大江和小泽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自我在集体中的定位过程：对自我的把握并不来自于自我封闭，而是在敞开自我——与他人沟通——找到全新自我的过程中实现的。或许这是一个循环：敞开——沟通——回归——敞开……或许呢，这是一个状态：始终保持沟通并坚持自我的状态。

拥有真正的自我世界，发出自己的声音，让每一个个体生生不息、自由自在地成长——这才是大江和小泽提倡个体的初衷吧。

本书的闪光点肯定远不止这么多。比如，一切溯归本源的思考方式，对基础教育模式的独特理念，对“动机形成”概念的阐释，对“日本式民主”的批评，对“幽默感”、“人情味”的独特理解，对日本国内普遍存在双重标准的忧虑，等等。话语中不时透露出大江的谦逊和朴实，小泽的率直和达观，真不愧为大师风范。

可以说，他们是徘徊于同龄人当中的，他们指点风云人物、怀念故友，一起感慨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。可他们并不起步于这同代人的“横向联系”，而是起步于与正冈子规的对话，与贝

多芬的交流，起步于他们的恩师斋藤秀雄和渡边一夫。他们也没有止步于“横向联系”。对儿女、对学生、对下一代，他们有无数的期盼，寄予了无限的希望，也赋予了无尽的力量。这，就是他们的人生，由艺术开启、与艺术相融，并因艺术支撑的人生。

一位音乐大师和一位文学巨匠在各自的领域历经五十年的坚持、五十年的探索，在步入老年之后打开读书、思考和阅历的库存，回忆走过的半个世纪，思考两千年历史的结点，展望即将开始的五十年。价值观可能因人而异，可真理是普遍存在的。正如大江在对谈中提到的：“娴熟的读者心里住着一个优秀的演奏家。”何不以一颗宽容与平和的心态去阅读，相信你一定会有新的发现，一定能读出属于自己的感悟，因为那是两位经历过磨难、成长、挫折以及掌声的垂暮老人的经验之谈。

# 我们同年生

大江健三郎

很快,小泽先生担任纽约交响管弦乐团副指挥已经快满四十年了。我对这位朝气蓬勃的国际派“第一人”进行了采访。

大江 ……艺术常常直接植根于人深层的本质性。同样是肖邦,比起鲁宾斯坦,李帕第<sup>2</sup>最后的独奏会唱片更让我为之感动。我认为,这是因为它切实地表现了人性的东西,我为这种极其具体的情感所吸引。

小泽 我在巴黎听过最近去世了的哈斯基尔<sup>3</sup>最后的演奏会,感觉到了这一点。当然瑕疵固然存在,但你会感到就好像是和哈斯基尔在一起。音乐只有通过传播,价值才得以体现。你说呢?

大江 是的。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共生感吧。现在电视上把“音乐”当动词使用,在从事音乐的时候,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作为相同的人类在一起生存的这种共生感吧?

小泽 是的。音乐是一种时间性较强的工作,一起从事音乐的人,对自己而言是非常重要的。

大江 看小泽先生的指挥,看得出你的确活在音乐的生命里。音乐家在创作艺术的时候,演奏者的演奏和听众的欣赏都是在同一个时间进行,所以我认为,指挥家“音乐一把”这一表达特别恰当。通过电视,我也和你一起“音乐了一把”啊。

小泽 是啊。如果能够感到彼此在一起,作为音乐家,我感到非常高兴。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把音乐想得很难,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。如果过于死板拘谨,那将一事无成。

小泽先生和我同年生。小泽先生生在中国，而我生在四国的森林中。如果没有战后社会的混乱及其完成复兴过程的民主主义，那么两个在不同领域刚刚开始工作的青年就不会相见相谈，而如今都已上了年纪的两个人也就不可能再次长时间交谈。

这一点上我至少可以确信。在战后虽然艰难却生气勃勃、热情高涨的时期，有多少人豪情满怀，充满希望。有些人忘记了这些，他们奇怪的怨恨形成了流行的意识形态。

然而，直接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潮——惟此可以依靠！如今也别无其它——的青少年们获得解放，立下了面向未来的志向。而且朝着实现自己志向的方向努力前行。无论是对小泽还是对我而言，这就是命运，所以我们不会背叛少年时代的自己，在晚年，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，做各自的工作。

小泽选择了音乐——或者说被音乐选择——现实将他造就成了一个人物，这说明选择是非常正确的。通过他这面镜子看自己，我也认为自己选择了文学，现实将自己造就成了一个人物，这是正确的选择。我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，但坦然的小泽却总是鼓励我，所以对此表示认可。

小泽一向是一个朝气蓬勃、紧跟时代的人。作为音乐家，他的存在就如同孕育着未来。其辉煌永不消失。小泽现在已取得巨大成就，其地位不可撼动，堪称巨匠。而且，他还认真思考应该

---

2 Dinu Lipatti (1917-1950), 罗马尼亚籍钢琴家。

3 Clara Haskil (1895-1960), 罗马尼亚籍犹太女钢琴家。

向年轻人传授的问题，创建了传授艺术奥秘的体系。小泽只要站在指挥台上，他便一如既往充满朝气，那种新鲜感散发着极其成熟的时代气息。

我为能够再次长时间和小泽畅谈而感到高兴。因为它让我在那段持续的时间中，肯定了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到现在，本质上从来没有改变过人生态度和热切希望，也就是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命运。而且，即便有朝一日，我们将离开这个世界，它仍会把这种感觉延续下去。

二零零一年七月

# 忆昔思今

二零零零年八月

于长野县奥志贺高原